

那年那景那情

黎译鸿

我的大哥曾经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成绩优秀，很多女同学对他特别崇拜，经常送来一些番薯芋头、小零食。沾了他的光，我那时口福不小。

他读中学时做学生干部，读大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，各种荣誉证书一大堆，毕业后被分配到省会公安局，让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与自豪。

大哥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无论我遇到学习上的困惑，还是生活中的烦恼，他总能耐心地倾听，然后给出最贴心的建议。他常说：“起点虽小，贵在坚持。”这句话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

记得那年冬天，我考研因一分之差与心仪大学擦肩而过，为此郁郁寡欢。哥哥春节回家后，没有像父母那样安慰我，而是把我带到老家屋后的荔枝树前。“你看这树，”他说，“它经历过多少风雨，被雷劈，被火烧，虽然伤痕累累，依然顽强生长，依然矗立在这里，枝繁叶茂，年年开花结果。”他的话不多，却像一把钥匙，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结。

我的父母渐渐老了，尤其这几年老爸腿脚不便要坐轮椅了。大哥虽远在广州工作，但总是惦记着家里，常常提醒我们回家陪伴父母。节假日，他一回到家总是忙个不停，维修家里坏了的电器，楼上楼下洗洗刷刷搞卫生，仿佛要把

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亏欠补回来。邻居看到羡慕不已，在我爸面前说“你一个仔顶十个使”。老爸听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大哥从不抱怨，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，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。他用行动告诉我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担当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大哥休假在家时，隔壁的一位邻居头晕跌倒在地，他的家人都出去走亲戚了，身边没有亲人。我哥听到后，马上开车送他到医院治疗，帮忙办好住院手续，安顿一切回到家已经是深半夜。后经医生诊断，邻居是轻度脑出血，幸好送医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邻居家人很感谢我哥的热心帮助，我哥摆摆手说：“不用客气，大家都是邻里乡亲，情同家人，有什么困难要互帮互助。”

我哥还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：要诚实守信，对人要真诚善良；要勇于承担责任，不逃避不推诿；要珍惜时间，努力学习，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些话虽然简单，但却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，指引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，哥哥对我的影响却从未减弱。每遇挫折，我总会想起他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语，它们像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推着我不断前进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我走到哪里，哥哥都会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。

冬游植物园

金沙

前天下午三点，我应朋友燕慧娟邀请游览高州植物园。下午的太阳暖烘烘的，好似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温和。到植物园时，一缕缕阳光直射在幽清的林子里，第一眼便看见宽阔的广场像被群山与绿茵茵的林子温柔环抱的平台。我站在这广场边，一阵阵熟悉的歌声扑面而来。广场东边，有几位老者在耍太极。广场的遮阳走廊，几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围着一台移动的唱机，气韵悠长地唱着一些情歌，调子虽不太标准，一起一伏，却像远山上飘来的风铃声一样引人侧耳。广场中央一大群穿着漂亮舞服的女人，随着节奏翩翩起舞，手中红色绸扇翻飞，如同飞舞的蝴蝶。在深冬的气候里，人们依然像过年一样热热闹闹。我看着他们，自己本来不稳定的情绪不知不觉地被融化了。

我和朋友往园子深处去欣赏古树名花。洁净的沥青路迤逦着向植物园的深处延伸。植物园很大，可能有几百亩，有山头有平地有鱼塘。温柔的绿色漫漫地铺展开来。许多古树我认不出名字，有的我闻之未闻，只觉它们极有风骨。有的树躯干已空洞，有的树皮已裂，也有的刚刚移植过来有些娇嫩。它们都静静地诉说着经风沐雨的故事；古树的枝条遒劲地伸向天空，即便在寒冷的冬日，也坚强地向着阳光。

环山道旁，一丛丛、一片片的花，在这份幽静环境里热情奔放地开出绚丽的色彩。许多花我不认识，只认得肥腴的茶花和清瘦的梅花及满山的风铃花。花香像一缕缕幽灵，一丝丝地往鼻孔里钻，沁人心脾。赏花的人很多，三五成群，指着花树，闻着花香，有

的大声议论，有的拿着道具拍照，有的只是静静地注视，他们脸上都映着花的光环，平添了几分喜庆。蜿蜒的山道，游人如过江之鲫，缓缓地游向花海的深处。许多鲜花释放着淡淡的清香，在清冽的空气里飘浮着，酿成了一种属于这深冬园林特有的微醺生机。

我们沿山道走着，议论着。来到山道转弯处，眼前蓦然一亮，好大的一片开着紫色花的风铃树！这种有花无叶的紫色风铃花竟将一整片山坡都点燃了。风铃花是纯粹的、不掺杂半点杂质的漂亮。它开得那么理直气壮，笑容灿烂。没有叶子，枝条上累累赘赘的全是花。一簇簇，一团团，密密麻麻，像天上的繁星一样耀眼。它们向着蓝天，在深幽的山峦举行一场盛大热烈的喜宴。日丽风和，我凭栏远眺，看见那一片片辉煌的风铃花微微地颤动，像在燃烧，如同在发出无声而炽热的宣言。这热闹，与广场的热闹不同，它是静静的，却是骄傲的，它们以铺天盖地的英姿拥抱着每一个仰望它的人。我站在风铃花下，仰着头，有些醉了。冬天，本是一年中最沉静、最内敛的季节，万物敛藏。这植物园里，却偏偏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花事。打太极的，跳舞的，唱歌的，赏花的，散步的，还有满树寂静的风铃花，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生活着并应和着天地间循环的节律。

下午五点，植物园子里的太阳，渐渐染上了微微的金色。朋友说该回去了。下山时，又经过那片风铃花海。回头望去，它们依旧静静地开放着，一片灿烂，像在深冬的寒风里，真诚地献给洁净天空的一抹亮丽的风景。

春节(外一首)

朱积

被城市熬红的眼睛
悬满售票厅门口

弯弯绕绕，五天五夜了
父亲默默估算着
售票口的遥远

千里外，红灯笼
把守望的眼睛挑高

有一种等待是停在时间的边缘
摆在不存在的星座里

世纪冰川

那是九十年代的火车站
每双眼睛都不同
一双眼睛就是一个故乡

你是贝壳里冰镇的一滴酒
梦里，火已灼烧成冰

母亲疲惫的坐姿里
一个婴儿裹着红花毛毯
一双眼睛圆地闪亮

冻结，我声音的冰川里
奔流着你一生的水声

嘈杂、混乱、容忍
售票厅的铁栏杆狭道

世纪的荒原上
一朵花正在回头



柏桥服务区一隅 ■ 黄诒高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第五章：暗涌的刺点

小说连载

10

网恋

叶进雄

踏入家门，冰冷的寂静与消毒水味扑面而来。落地灯光晕下，丈夫李浩蜷在沙发沉睡，公文页面上光标闪烁。桌上她常用的马克杯里，温热的牛奶透着无声的守护。指尖传来的暖意被体内翻涌的陌生浪潮拍散，熟悉的关怀此刻映照出深不可测的茫然，心底隐秘裂痕无声崩开缝隙，滋生歉意与躁意。

她放下杯子，踮脚溜回书房，无声关门。黑暗中，她能“看见”加密文件夹里囚禁的灰色小马头像。指尖颤抖着点亮屏幕，光标像迷途旅人，最终宿命般定在酷狗音乐的图标上。

双击“寒风中的小马”冰冷地撞入眼帘，陷阱般静待她自投罗网。下午拖它入加密文件夹的决心，已被长堤所见疯狂叠加的欲望、音乐风暴彻底击碎。

搜索框光标闪烁。她深吸气，如潜深海，键入“北郊寒风中的小马”。回车敲下，带着自毁的虚弱与毁灭性的期待。屏幕刷新，《北郊》赫然在列。唯一的上传者：“寒风中的小马”。灰暗头像，孤坟般的条目，透着沉重悲怆与禁制感。心脏被无形之手攥紧又松开，酸胀

弥漫——眩晕感是再次走向深渊边缘的战栗。

指针悬停深灰“下载”按钮。空气凝滞，唯有电流嗡鸣与窗外车流低语。

指尖按下。下载框弹出。缓慢爬升的“0.1%……0.5%……1%……”如同绞紧心弦的刻度。她僵坐，视线死锁进度条。标题“北”“郊”“寒”“风”“中”“马”幻化成烧红烙铁，扭动、尖叫，狠狠烫灼神经。鬓角渗汗，血液滚烫，耳中蜂鸣混杂铁窗关死的回响——精神凌迟。

“下载完成”的绿钩跳出，像落下铡刀。她点开文件夹，将崭新的《北郊》音频文件飞速拖拽进“学习资料备份”加密文件夹。松开鼠标，如卸千斤重担，脱力后仰。心跳轰鸣，急需冷却。她冲向阳台拉开玻璃门。

冰冷夜风灌入狭小阳台，她大口喘息。衣袋里手机突响——短促尖锐，绝非普通提示音。是“如意谷”群的“特别关注”，群主“夜蝶翩翩”的@消息！

消息炸开：震惊！寒风中的小马深

夜直播翻车了!!! (惊恐表情包)姐妹们速来围观光速打脸!

脑中瞬间空白！心脏似被攥紧骤停!“小马”竟在直播？被“如意谷”公开处刑？眩晕袭来，冰冷栏杆勉强撑住她身体。点开的冲动令手指发抖——窥探？确认？还是奔向悬崖的恐慌？冰与火在体内交战，那株灵魂裂缝中的“小马”疯狂嘶喊。

按下链接。简陋直播间粗糙展开。背景是一面刷着劣质灰漆、带有数道刺眼暗红流淌污迹的墙壁，堆着杂物。镜头中央的男人：寸头，脸如砂砾打磨过，硬朗，却显疲惫与麻木。深陷的眼窝空洞，眼眶血红。松垮旧T恤灰败皱褶，下巴新添的暗红划痕醒目。他如风化石雕，只余沉重呼吸，机械搓捻面前揉烂的稿纸。

直播间标题刺痛：【寒风中的小马】新歌清唱·《铁窗小调》(在线卑微求饶·求各位家人轻喷)

血液寒意倒流！撕裂她平静的灵

魂，竟匍匐在这肮脏的背景中，如此卑微地暴露于喧嚣目光下！那灰墙是铁窗的烙印？下巴伤口是“翻车”的证词？观看人数冰冷跳动：2435。

弹幕飞溅毒箭：

[ID:路过吃瓜]:真进去过?(吃瓜)

[ID:音乐人甲]:词烂，狗屁不通!(差评)

[ID:暴躁小辣椒]:唱得烂！发疯神经病快吃药!(怒火)

[ID:红苹果](群友):监狱风？眼神好吓人……

[ID:向日葵](群友):@夜蝶翩翩 他状态不对……别看了？

文字刀刀扎向沉默身影。荒谬感攫住徐薇：为何是“如意谷”？为何让他们看见这挣扎与毁灭？目光死锁那双空洞血丝的眼——与《北郊》嘶吼的生命力惨烈撕裂。手术刀般的镜头剥开他的伤疤。而被她收藏的声音正被围猎。揉烂的稿纸如同她的心绪。羞耻灼脸，似赤身裸体。他卑微的姿态如铅块，拖她坠入窒息绝望。

她猛吸气，如临溺毙。冰冷栏杆失重，她跌撞回书房，撞紧阳台门。背靠门板滑坐在阴影里，手机幽光映着惨白的脸。